

众所周知,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,日本俗语所说的四件最可怕的东西是“地震、火灾、打雷、老爹”,地震居首。仅在20世纪的100年里,日本造成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高达10次,其中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不但分别造成了14万人和6400人死亡,进而改变了日本的历史。

史上两次大地震改变日本 (一)

1923年 关东大地震

滑向军国主义的开端

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,在东京赤坂离宫,年仅22岁的裕仁摄政(即后来的裕仁天皇)举行盛大国宴,招待各国使节。宾主言欢之际,一阵猛烈的、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,在摇晃的大地、叮当作响的碗筷与目瞪口呆的来宾间,裕仁不顾礼节,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。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景象。

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,“像

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”;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。东京一下子显得低矮、空旷了,只有嘈杂的人群、鼎沸的声息和渐渐冲天的火光,连接着孤岛一般的赤坂离宫与遭逢灭顶之灾的日本。众多传记作家后来纷纷写道,在余震不断的离宫大院里,裕仁表情麻木,“呆呆出神”。

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幢抗震建筑,这一天,赤坂离宫只遭受了轻微

损伤,在几百里外的日光小城,天皇与皇后也安然无恙。然而,对这个年轻的皇储、此后六十余年始终代表着日本的“人间之神”来说,这场被称为“关东大地震”的灾难,仿佛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,它所留下的长长阴影,使这一天裕仁的呆滞表情及几千万日本国民的狂乱身影,定格为此后二十七年的日本历史。

瞬间

港口骤然上升,码头扭曲变形

大地震来临前,从东京到横滨,关东大平原一派升平景象。

直到当日11时57分,“皇后号”又一次鸣笛时,美国学者、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科克里尔还在甲板上频频挥手与亲友告别。仅仅一分钟以后,科克里尔目睹了一种可怕的、恍若幻觉的景象:港口骤然上升,码头也如同面团一般急剧扭曲、变形着。他后来告诉记者:“开始时,我们全懵了。后来有人喊着‘地震’、‘地震’,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往远处看,城市上空空雾蔽天……”

何止是码头、船坞、护海堤,几乎

同一瞬间,一个西方游客目睹了耸人听闻的一幕:“一大片森林以快过火车的速度,几近平移地从丹泽山上冲下!”在越过一个村庄和一条铁路后,它裹挟着几百名村民与无数巨石直冲入海,片刻之后,“几平方英里的水域都变成了血红色”。

11时58分,也就是大地震来临的那一刹那,一列开往真鹤,载员二百余人的火车缓缓开进了根川府车站。几乎还来不及停稳,铺天盖地的泥石流就汹涌而来,轻易地吞噬了这列火车后,泥石流缓缓流向东京湾,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根川府的几个村庄。

这个瞬间,从横滨港、东京湾到广阔的日本海,8000余艘船只顷刻沉没;在城镇林立、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,“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,丘陵、山峦急剧扭动着”;十余万间房屋轰然倒塌。这场里氏7.9级、震源在东京西南方向90公里外的大地震,让日本中央气象台、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家们惊呆了:地震仪先是狂乱颤动,继而指针全部被震飞了;除一台进口仪器勉强监测外,日本找不出另一架完好的地震仪;由于强度太大,此后几十年,人们为这场地震是7.9级还是8.2级争论不休……

火殇

东京湾附近海域被烧沸了

关东大地震是罕见的、次生灾害远大于地震本身的浩劫。几乎是大地刚刚开始摇晃,千百万居住在频震区、从小就学会如何逃生的居民,匆忙离开了自己的居所。然而,在他们的身影背后,不仅有坍塌的房屋,还有倾倒了、正煮着午餐的炭炉。片刻之间,130余处起火点出现了。

《东京纪事报》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:“一些人跑到街上,虽逃离了震魔,又遇上了火妖。他们倒在地上,浑身都是火烫的血泡。比起那些被烧得只剩一把灰的人来说,他们也许是幸运的。那一堆堆、一片片的灰烬,究竟包含着多少生命呢?没有人知道……”

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。这名记者亲眼看到,在运河一带,“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”。从这里开始,尸臭味久久不散,“几十里外都可以听见”;在余震不断的东京与横滨,大火成为无数街区的主人。

当天下午,三场火殇让日本民众刻

骨铭心、没齿不忘。大约午后2时,大火席卷了整个横滨。这个居住着50万市民,被称为“外国人的乐园”、“充满异国情调与冒险精神”的不夜港,渐渐地成为一个大熔炉。科克里尔教授看到,几千名逃生者不顾一切跳入大海,“他们一边游离酷热的海岸,一边高喊救命”;仅仅是“皇后号”邮轮就救起了2000余人。

地震爆发后,无数市民纷纷渡过隅田河,到河东地带避难;大约4.4万人聚集在陆军被服厂的空地上。然而,午后4时许,一阵龙卷风携来了几点火星,并燃着了市民携带的行李以及被服厂一堆又一堆的军装。除了十几名幸存者,大约44030人被烧死。

被服厂的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后,与此同时,一场“水上的火葬”也在进行着。当火势愈演愈烈之际,近万名无法忍受灼热的灾民,干脆跳进了东京湾,他们或抓住船舷、或依托着一块木板,漂浮在水面。《东京纪事报》记者后来

写道:“他们以为这样又好受、又保险。”

但他们忽略了不远处的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油库。傍晚前后,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,十几万吨石油流入东京湾,并引起了熊熊烈焰。火在水上燃烧!更要命的是,东京湾附近海域被烧沸了!侥幸躲避开大火的灾民,也无一例外地被活活烫死……

入夜时分,近百万神情漠然、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、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。其中皇宫附近聚集了约50万人,上野公园也聚集了近40万人,他们疲惫、麻木、如同无头苍蝇。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中,不仅夹杂着“大海啸要来”、“富士山将喷发”的谣言,更多的人还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:在日本海深处,有一条巨大的鲑鱼,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的话,鲑鱼就会翻身,地震就会爆发。只有天皇立即逊位,灾难才会停止、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。

影响

无数的死难通向更大的灾难

几乎是地震刚刚发生,成千上万的灾民就涌向赤坂离宫。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,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还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、无言的要求:天皇必须逊位,政府必须立即组建。无论“鲑鱼翻身”的说法是否迷信,这不仅是千百年来惯例,对于安抚人心、动员官吏、组织救灾,都有莫大的好处。

然而,对裕仁来说,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逼父逊位。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,不仅使逊位传统不了了之,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……

当天深夜,“朝鲜人暴动了,到处放火”、“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”、“他们在水井投毒,抢劫、强奸、无恶不作”……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。一夜之间,“天皇逊位”、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。

9月2日,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,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

立,同时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,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。

与此同时,在街头巷尾,无数青年、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。他们设立关卡,严密盘查过往行人。在大刀、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,短短几天时间,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。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,共有231名朝鲜人、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,其中“本国公民多属误杀”;但,不仅那些犯罪事实是纯属捏造的,无论朝鲜籍、中国籍还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,都被大大地缩水了。

就这样,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了。在一个多月的屠杀、逮捕和宣泄之后,日本民众默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。在这场大地震中,共有99331人死亡,43476人失踪,另有103733人受伤。然而,除了活着的人眼神渐渐暴戾、性情日益乖

张之外,它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无数的死难没有激发至善与大爱,恰恰相反,它通往了1931年的中国东北、1937年的卢沟桥和1941年的珍珠港。至少可以断言,在8年后侵略中国东北的那场战争中,有着挥之不去的关东大地震的阴影。经历了深痛巨创的日本人如此向往新大陆,以至于不惜诉诸军刀。

或许,只有站在时光的后头,人们才能读懂1923年日本特殊的地震表情。

(据《新快报》)



地震引发大火。



在地震中有不少东京市民被火烧死。



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,横滨的小女孩裹着被子取暖。



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,东京市区景象。



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未进行有效救援。

地震后地面裂开、塌陷。

